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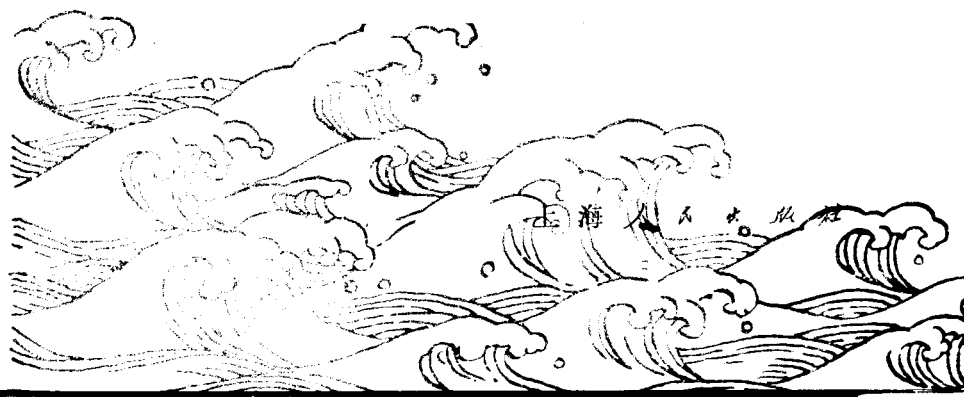
较量

李良杰 俞云泉著



较量

李良杰 俞云泉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较 量

李良杰 俞云泉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4.5 插页 2 字数 313,000

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6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200,001—500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301 定价: 0.85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工业战线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。

1962年夏秋间,正当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尖锐复杂的时刻,上海某工厂装配车间接受了国防工程二〇一产品的部分生产任务。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,在厂党委的领导下,车间党支部书记江海涛团结广大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,在努力完成国防生产任务的同时,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,同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、腐蚀干部和青年工人的阶级敌人,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,揪出了暗藏的特务、内奸。在斗争中,批判了埋头业务、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,锻炼和教育了干部和群众。

作品着重塑造了党的基层干部江海涛的形象,描写他如何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,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,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,锻炼成长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、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、带领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的无产阶级战士。作品同时描写了一些优秀的老工人、青年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形象,展现了工业战线革命和生产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第一章

灿烂的阳光，给上海抹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。从黄浦江两岸林立的烟囱里，喷吐出青褐色和乳白色的烟雾。在阳光的映照下，它们似朵朵彩云，在瓦蓝的天空缭绕。一些高大粗壮的烟囱上，还引人注目地写上了一些标语：“彻底粉碎蒋介石匪帮妄图窜犯我东南沿海大陆的罪恶活动！”“坚决贯彻党的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的八字方针！”“……”

在黄浦江东侧，有一家纵横十余里的大工厂，灰黑色的厂房屋顶，象奇突的山峰，显得高大巍峨。在一排厂房的屋面上，用石灰水刷着一条标语：“造出国防产品二〇一，狠狠打击帝、修、反！”每个字都有桌面那么大。

这儿，在解放前，是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据点，叫做“美商义昌工厂”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！所以，这里也是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反侵略、反压迫、反剥削，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一家工厂。上海解放后，这个工厂回到人民手中，改名为“上海东风机械厂”。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，工人阶级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，在短短的十三年里，把它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厂。十几年来，这个工厂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

的贡献，列入了全市的先进行列。

东风机械厂有个出名的车间，就是装配车间。这个车间是大跃进的产物。它有五个大：厂房大，设备大，工人干劲大，领导闯劲大，对社会主义贡献大。这个车间建立以来，不管任务再多再重，从来没有“装不进”和“不消化”的现象。久而久之，人们送给它一个美号——“橡皮口袋车间”。

最近，国际上的帝、修、反趁我国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困难，掀起了“三位一体”的反华大合唱；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匪帮，疯狂叫嚣要“反攻大陆”，不断派遣小股武装匪特，妄图在我东南沿海地区建立所谓“游击走廊”，并指使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伺机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。为了加强国防建设，上海工人阶级承担了制造二〇一国防工程的任务。这项工程中有个叫本体的部件，长二十七米，粗十米，连同五脏六腑，总共一百零三吨重，制造起来十分艰巨；加上这个本体采用我国的一种新型钢材，适应于这种钢材的电焊条还没有试制，这样，就要求由一个工厂同时完成这双重的任务。时间又那样的急迫，因此，人们都把它说成是手剥辣椒——辣豁豁的任务。可是，在有关领导部门召开的动员会上，却有许多工厂争夺这个任务，东风机械厂装配车间主任丁锦辉和老工人陆高春商量了一下，跳上了主席台，什么条件不要，一点困难不提，把这个任务抢了过来，决心回去大干一场！

可是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接受任务回来已经整整一天一夜了，一向说干就干的装配车间里反而无声无息，“隆隆”的行车声没有了，“嗒嗒”的钹锒枪声消失了，一切大小机器变得象哑巴，静静地躺在那儿。车间大门口也不见汽车，不见行人。

倒是在装配车间对面堆放毛坯件的场地上，围着一群年轻小伙子。他们响应党中央关于增产节约的号召，利用业余时间搜集废钢铁。他们在这里挖了一个很大的窟窿，取出了美国老板临跑时埋在地下的一些已经生锈的钢材。材料取出来后，运输科派来了一辆汽车装运。开汽车的是个学徒，技术还不熟练，将一只车轮陷进了这个窟窿，怎么也开不走。小伙子们经过商量，一群人在前面用钢丝绳拉，一群人在后面用肩膀顶，可是汽车的轮子仍然一个劲地在原地滑转，怎么也开不上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远处来了一个人。他大约二十七八岁，高高的个子，宽阔的肩膀，紫紫色的四方大脸盘显得憨厚纯朴，平頂头上又直又硬的头发乌黑净亮，再配上那结实敦厚的身材，简直象个铁罗汉！

这个人是向装配车间走去的。当他发现青年们在拉汽车，就改道走来。他来到汽车跟前，绕着汽车兜了一圈，看了一阵，想了片刻，便将蓝帆布拎包往地上一搁，顺手抄起地上一把小铁锹，向青年们一挥手。于是，青年们停了下来，一个个睁大眼睛看着他。汽车也停止了吼叫。他也不说话，把腰一躬，挥动铁锹，顺着车轮前进的方向，从大窟窿口子上开了条槽。然后，他丢下铁锹，用自己浑圆的肩膀在汽车后面一顶，喊了声：

“同志们，用力推呀！一、二、三，杭唷——！”

“杭唷——！”

霎时间，车轮顺着斜槽，骨碌碌地转动起来。汽车响起一阵悦耳的喇叭声，风驰电掣般地开跑了。

青年们向这位会动脑筋的人投去了敬佩的眼光，正要向

他说几句感谢话的时候，他已经从地上拿起沉甸甸的拎包，匆匆地向装配车间走去了。

装配车间出奇的静寂，使这位青年人觉得有些奇怪。他扬起头，正在眺望，突然背后响起了“嘟嘟嘟——”的汽车喇叭声，接着象是汽车头在他背脊上撞了一下，他却身子不动，头也不回，稳稳地站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高猛虎，你又在捣鬼吓唬人啦！”

原来是高猛虎和他开玩笑。高猛虎跳到这人前面，晒笑着说：“海涛！你越来越沉着镇静啦，我的口技没有不上当的呀，哈哈——”

江海涛说：“头回上当，二回就心亮啦。”

这高猛虎二十四岁，是装配车间的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。他穿着淡灰影格的土布衬衫，深蓝影格的土布长裤，一双厚底的土布鞋，加上黝黑的面孔，浑厚敦实的身材，完全是个农村青年的模样。他朝江海涛眨巴着眼睛，突然将手里一包书塞给他，说：“喏，物归原主。”

江海涛拆开纸包一看，原来是四卷《毛泽东选集》。他笑嘻嘻地翻看着，见上面到处划着杠杠圈圈，旁边还写着密密麻麻的字，心里很高兴，嘴里却说：“借了书不肯还，还在上面又划又写。这一次，怕是自己买到了，才还我的吧？”

高猛虎跺着脚说：“你这才冤枉好人哩。是陆师傅逼着我还你的呀。他说，你马上要当党支部书记了，比我更需要它，今天就催了我几次哩。”

江海涛将书包好，递给高猛虎，说：“这一套就送给你，我又买到一套啦。”

他们说着话儿，向车间走去。高猛虎告诉江海涛，丁锦辉

已经把全车间职工集中起来开大会了。这个会，既是二〇一产品的动员会，又是他这位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同群众的见面会，所以催他头里先走，会后找个机会再好好谈谈。江海涛问他为什么不去开会，高猛虎手一指，说：“喏，这个家伙，行车超负荷，赖在火车上不肯下来，老丁叫我们不要参加会议，想办法把它请下来。”

江海涛抬头一看，见前面深蓝色的火车上，躺着一个象小山头似的本体外壳，乌光光亮晶晶的，旁边有几个老师傅，望着高空吊杆上的葫芦出神。江海涛走过去，和起重老师傅攀谈起来。原来他们担心在起吊的时候，那茶杯粗的钢丝绳经不起同葫芦的磨擦，大家正在研究减少磨擦的措施。

江海涛望望脚手架，瞧瞧柱头上的大葫芦，眼睛落在油壶上，说：“可不可以在起吊的时候，有个人爬到葫芦架上去，不断地朝里面浇油，使钢丝绳始终保持润滑呢？”

一句话，绽开了大伙脸上的笑容。老师傅们都说是个好办法，只是担心爬上去容易出危险。江海涛看了看手表，一面扎着袖口，一面说：“考虑到有危险，就不怎么危险了，我上去！争取早点把它吊下来，我们一起去参加会议。猛虎，你去向老丁说一声，我晚一点到。”

会议是在车间里面开的，人们的说话声，这儿都能听到。站在会场中央的那个颇长个子就是丁锦辉，他正焦急地东张西望。过了一会，丁锦辉身子一躬，两手撑着桌子，对着话筒说话了：“同志们，厂党委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党支部书记，他叫江海涛，我们这里许多人认识他。厂党委书记老郑正找他谈话，所以还没有来。我们先开会，等他来了，再请他讲讲。懂不懂？我们现在接受的二〇一产品的任务，是十分光荣而

又十分艰巨的，懂不懂？——”

有个绰号叫“小猴子”的青年电焊工，听到这里，说了声“懂不懂”，正好应了丁锦辉的声音，引得身边的人“哄”地一下笑了出来。有个叫黄建安的朝笑的人横了一眼。他们便连忙用手捂着嘴，不让笑声漏出来。

现在，这数百人的会场里，一点笑声都没有，丁锦辉那富于鼓动性的言语，把每一个人的思绪都吸引去了。他左手抓着话筒，挥着右手说：“……这次任务，与往常不同。有人算了算，说有三十大困难，也有人排了排，说还不止。我想了想，算了算，归纳了一下，完成这次任务主要有五大难关，懂不懂？！”

再也没有谁去学说他“懂不懂”的口头禅了，人们一个个仰起头，屏息侧耳倾听着，竭力要弄个明白：到底是哪五大难关，又如何攻克？

丁锦辉越说声音越高：“二〇一产品的特点是：任务重，要求高，时间紧，工艺设备缺。如果按部就班，我们的计划都没有办法排。怎么办？我们就来它个倒排计划。什么叫倒排计划呢？就是从产品运出去的那个时刻倒过来算，安排我们的计划。我讲的这五关，就是倒过来讲的。哪五关呢？第一关，是运输关，需要从车间里铺一条轨道通到黄浦江；第二关，是泵水关，要新搭个大型的泵水台；第三关，是要制造一只大型焊接翻转架；第四关，是要试制一种适应新钢种的高级焊条；这第五关嘛——”

他的话突然停止。人们惊讶地望着自己的车间主任，想不到这么一大堆困难被他用五关归纳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不从心里佩服的。这第五关是什么呢？忽听丁锦辉提高嗓门说：

“这第五关，实际上就是第一关，超过行车负荷的本体外壳，在火车上还无法把它吊下来。嗨，你们看呀！”

人们顺着丁锦辉手指的方向看去。几百双眼睛都射出了惊奇的光芒，丁锦辉举在空中的手象上了石膏板似的，直挺挺地放不下来。

从车间的大窗户望出去，只见新来的支部书记江海涛那高大的身躯，正矫健地爬到了二十米高的大葫芦旁。江海涛熟练地挂好安全带，右手紧紧地握着圆钢柱，侧着身子，伸出提着油壶的左手，试着把油浇在葫芦里。可是，葫芦斜侧，手够不着。于是，他就用牙齿咬住油壶上的绳，一手抓住葫芦上的钢丝绳，一手抓住圆钢柱，伸出右脚猛地向葫芦上跳去；不料脚下一滑，踏了个空，整个身子往下一坠！

丁锦辉“啊”地叫了一声。可是他的声音被更大的声浪淹没了，连他自己也没有听到。

出乎人们意料，已经落空的江海涛，在空中竖了个蜻蜓，用两只脚尖钩住了大葫芦，将身子一跃，便象苍松上的雄鹰巍然屹立在葫芦上；立刻摆好架势，将油浇在葫芦上，然后大手向下一挥，发出了起吊的命令。

“呜——”地一声吼叫，深蓝色的火车开跑了，庞然大物的本体外壳，在空中乖乖地徐徐上升。

开会的群众松了口气，用手背抹去脸上惊出来的汗珠。丁锦辉将话筒往桌前一推，兴奋地说：“大家看到了吧？新支书一到，就为我们闯过了第一关，这是见面礼啊！”

一阵雷鸣般的掌声，迎接着向会场走来的江海涛。

丁锦辉迎上去，一只手拉着江海涛，一只手拍着他的肩膀，兴高采烈地回到了讲台边。丁锦辉对着话筒说：“大家欢

迎江海涛同志讲话。”

江海涛背着话筒对丁锦辉说：“我刚来，情况不了解，说不到点子上去。还是你先说，然后请老师傅们说说。”

丁锦辉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同志们！江海涛同志刚来，就解决了我们的一大难关，他还说不了解情况，不肯讲话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”

会场欢腾起来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丁锦辉用手势制住群众的掌声，把话筒挪到江海涛面前，要他讲话。

江海涛从脖子上解下毛巾，揩了揩额头上渗出来的汗珠，然后站起身，冲着大伙乐呵呵地笑了一阵，才用他特有的洪亮的大嗓门说：“同志们，组织上分配我到这个车间来，我首先应该向同志们学习！”

他把话顿了顿，神情一转，拳头往桌子上一放，提高声调说：“昨天听了党委书记老郑的形势报告，我激动得一个晚上没有睡着觉。现在世界上，有那么一小撮帝、修、反，它们互相勾结，掀起了反华大合唱，妄想孤立和打击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；蒋该死也在收罗残兵败将，叫嚣要反攻大陆；一些暗藏的阶级敌人，也蠢蠢欲动。我听了以后，肺都气炸了！我们必须把愤怒化为力量，把力量用到阶级斗争中去，用到生产斗争中去，用到科学实验上去，用到二〇一产品上去！二〇一产品是保卫祖国的重要产品，在反侵略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，因此，敌人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它。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，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活动，保证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地完成任务，以实际行动来回击那些乌龟王八蛋！……”

江海涛的话，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。丁锦辉把生产上

错综复杂的困难和矛盾，归纳成五大难关，条理清楚，目标明确；而江海涛以听了报告后谈体会的方式，用朴实精练的语言，阐明了在搞生产时必须抓阶级斗争的道理。人们对于这两位车间领导的动员报告，是满意的。只有坐在“小猴子”身边的那个黄建安，却伸了伸懒腰，现出疲倦的样子，可是他心里却在不住地说：“嗯！这个年轻人和老丁不同，是个很厉害的角色啊！”

散会以后，人们围住江海涛说了一阵子话，渐渐地散掉了。丁锦辉把他拉到身边坐下，亲切地说：“海涛，我们分开了五年，现在又弄到一起啦！”说着，他那记忆的闸门，蓦然打开了：

一九五三年，丁锦辉还在金工车间当主任的时候，劳动局分配来一批青年，这批青年进厂后，少数人对工种挑瘦拣肥，有个人还编了一个顺口溜，说什么：伟大的车工，幸福的刨工，万能的铣工，没出息的茶水工。正好车间里需要一名送茶水的辅助工，江海涛就主动要求当这“没出息”的工种。丁锦辉知道后，暗暗称赞。有一天夜里，丁锦辉到炉子间去灌暖瓶，发现江海涛不在，但炉房的桌子上放着一本《为人民服务》。一阵风吹来，书页象长了翅膀，嗦嗦飞舞起来，露出了一张书签。丁锦辉拿起来一看，见书签上是张思德的画像，画像旁边写着两行字：“学习英雄张思德，誓做革命老黄牛！”丁锦辉看了心里很高兴，他觉得在这个青年人身上，有一种十分可贵的东西。后来他介绍江海涛入了党。在丁锦辉离开金工车间前夕，江海涛做了电焊班班长。丁锦辉调到装配车间后，工作再忙，也忘不了经常去看江海涛；或给他送些政治书籍，或给他送些焊接参考资料，把他当作亲兄弟一般。去年，又发生

了一桩震惊全厂的事，更引起了丁锦辉对江海涛的重视。

那时期，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，在农村刮起“三自一包”的黑风，在某些工厂也掀起了“自负盈亏”的恶浪。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，东风厂某些领导对生产任务提出了五个“不接”：利润小的不接，金加工多的不接，周期长的不接，工艺装备多的不接，备件少的不接。要生产科到自由市场去兜生意，只要能赚钱的就干。什么菜刀啊，煤油炉啊，甚至连家具也做。霎时间，在这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中，有些车间成了名目繁多的小商品加工场。

有一天，丁锦辉到厂部去开会，见走廊里熙熙攘攘，有的鼓着腮捏着拳，有的拿着纸头在写什么。而江海涛却拎着五六只煤油炉，直往厂长室奔。丁锦辉以为他跑错门路，提醒他：“海涛，这是厂长办公室呀？”

江海涛说：“我晓得。”

丁锦辉愣住了，不知江海涛要干什么，便跟在后面，来到了厂长办公室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桌上、地下放满了钢窗、炉栅、铲刀、十字镐……还有一些铁制的家具，墙上贴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首打油诗：

稀奇稀奇真稀奇，
小商品挤走大机器；
东风厂，刮西风，
有人欢喜有人气！
资本主义想复辟，
我们工人不同意！

丁锦辉看到这里，才恍然大悟。江海涛对厂里不接受国

家任务，而任意到社会上去承接小商品的做法很不满，认为这是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大开方便之门，他带领群众坚决抵制。丁锦辉从心眼里佩服江海涛的见识和胆略。

正在这时，厂长气咻咻地跑了进来，对人群吼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江海涛从人群中挺身而出，手朝墙上一指，庄严地说：“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，你看看吧。”

丁锦辉朝江海涛指的方向看去，见墙上挂着这样一条标语：“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！”

厂长见了这些，不知是气的还是吓的，他面孔铁青，浑身发抖，冲着江海涛说：“统统给我撕掉！统统给我回车间去生产！”

江海涛义正词严地说：“厂长同志！别的厂，都在为国家抢挑重担，为国家争作贡献，我们厂为什么拒绝接受国家计划？为什么兜接私人的小商品？这是鼓励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，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我们工人坚决反对，坚决不干！”

正当江海涛和厂长针尖对麦芒，各不相让的时候，恰逢局党委书记来厂检查工作。他支持了江海涛，表扬了江海涛。晚上，局党委书记又参加了厂党委的会议，会上对厂长的错误进行了批判。第二天，便把放在厂长办公室的小商品，搬到“两条道路斗争展览会”里去，组织了全厂职工参观，发动全厂职工对厂长执行的错误路线进行揭发批判……

通过这件事，丁锦辉感到江海涛最近几年进步很大，觉悟提高很快，政治上比较成熟，是个大有作为的青年。他为党高兴，也为江海涛高兴。最近，装配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调走了，丁锦辉立即想到了江海涛，他几次向党委提出，要求将江海涛

调来当他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，他要把自己毕生的经验传授给这个青年……

丁锦辉的回忆，被江海涛的声音打断了。江海涛说：“老丁，听到工作调动的消息，我老是心跳。以前，我想说什么，就说什么；想干什么，就干什么。说错了，纠个正；干错了，返个工。现在要领导这么一个大车间，觉得肩上的担子重啊！今后要虚心向群众学习，多争取领导的帮助。还得象过去一样，你在前面领着，我在后面跟着，凡事，你得多帮助！”

丁锦辉笑着点点头。然后又以长辈的口吻说：“海涛，你现在不是一个电焊班长，而是党支部书记了，地位变啦。往后，想说什么，还得说，想怎么干，就怎么干；干错了说错了，有我嘛，懂不懂？”

他俩正说得起劲的时候，迎面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同志。她二十四五岁年纪，中等个子，身材匀称，圆圆的面孔。待她走近，丁锦辉笑嘻嘻地对她说：“秀英，你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新来的党支部书记江海涛同志！”

说着又转向江海涛，指指女同志，说：“海涛，这是我们车间的调度员，叫——”

江海涛笑着接口说：“张秀英同志，我们早就认识了，不用介绍啦。”

张秀英笑笑说：“江海涛同志，听说你来我们车间，大家都很高兴咧！”

丁锦辉说：“光高兴不行，往后得多多支持他工作，懂不懂？”

他们热烈地谈了一阵，张秀英对丁锦辉说：“一部涂条机，两个小组争着要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丁锦辉果断地说：“先给肖武斌他们！容器工段有部旧刨床，你叫马全福改装改装，给陆师傅他们。”

张秀英说：“你对武斌太迁就了。”

张秀英走后，丁锦辉指着她的背影，对江海涛说：“肖武斌是她的丈夫，所以她说我太迁就肖武斌了。”

江海涛诧异地说：“一个电焊条试制小组，怎么会分成两个摊子在于？”

丁锦辉说：“本来是一个小组，因为经常闹矛盾，弄得我一天到晚当老娘舅。后来，我就干脆把它一分两，让他们开展劳动竞赛，既减少了麻烦，又可以加快速度，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啊！”

丁锦辉见江海涛还不甚理解，便将电焊条试制小组几个主要人员的老矛盾和新纠葛，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。末了，他对江海涛说：“肖武斌和马全福是公鸡见不得蜈蚣，不能碰到一起。俗话说：强扭的瓜不甜嘛。事实证明，分开来只有好。”

听了丁锦辉的介绍，江海涛觉得他的做法不对头，同时又感到有点儿奇怪。二〇一产品能不能按期完成，关键是电焊条的试验。在这样的关键地方，为什么问题这么多，有些问题似乎有些蹊跷。他说：“老丁，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复杂，我们车间又担负了这样重要的任务，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啊！”

丁锦辉看了江海涛一眼，得意地笑了笑，然后说：“海涛，我肚子里有一本车间职工的花名册，脑袋里装着每个职工的档案袋，连他们的祖宗三代，我都背得滚瓜烂熟。这个，你就二十四个放心吧！”

江海涛听了，不觉一怔！心想，丁锦辉对车间里每个人的